

〈走電人〉

李儀婷

在十三歲之前，我還是個男孩，而我阿公是個走電工。

阿公是個看起來讀過很多書的人，但是他的身上卻有一股聞起來刺鼻的焦味，村莊裡聞過的人，都說，「那是電ㄟ味」。

每天，阿公都腰掛修電工具的腰包，胸前綁一條粗麻繩，然後就像猴子抱大樹那樣，利用麻繩一勾一拉，俐落的把自己帶到電線杆的最頂端。

阿公如果不是在村頭的電線杆接電，就是在村尾的電線杆上剪電。每天老舊更新的電線總是很多，所以阿公在電線杆上走電的時間，總是比在地上走路的时间長。

如果村子裡所有的電線杆上都找不到阿公時，那他肯定是順著村裡電線杆上的電線，走到別的村莊去了。阿公說，做這一行像巡田，只要有電線的地方，都該去巡一巡看一看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阿公走的電，都是私電，沒有一條是經過安全局蓋章保證安全的。

阿公住的村落很熱，在屏東靠山的鄉下，阿公說，要不是他做的是走電的工作，這個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，因為每次別的地方在下雨，這個地方不是出大太陽，就是刮起會咬人的風，把人的皮膚和農作物都咬得燒焦。我問阿公，在那種會把人燒焦的風底下，就適合在電線杆上工作嗎？阿公的回答很妙，他笑著說，就是因為這裡的太陽很大，電容箱才容易被太陽燒壞，這樣他就不怕沒有工作可以做了。

這裡除了熱，就屬鳥屎最多。

在我們這個村莊裡，除了有海鳥盤據，也是賽鴿的必經之地。鴿子從別的城市聽到比賽的槍響，啪啪飛出海，然後在海浪最高的海際線折返回來。我不知道那些鳥是怎麼把這麼複雜的飛行路線，記在葡萄乾似的腦子裡，也不知道牠們飛完全程之後，會不會有人像阿公罵我不像個女孩那樣，罵那群鴿子整天只知道飛，無所事事。我只知道鴿子群只要順著海風，從屏東的海邊飛村莊時，天氣就會變成陰天，而且很快就會下雨。

這種雨下起來的時候，整個村莊都會變色，不只地面、屋頂，甚至晾在庭院的衣服，只要被雨滴淋到，都會變成綠色，而且其臭無比。

那是鴿子大便。

每次在下大雨的時候，我都會看見阿公的眼睛在發紅。我以為阿公是在生氣，就拍拍阿公的背說，「天一黑，等鴿子睡覺之後，臭雨就不會再下了」，要他再忍忍。但是阿公卻咧著嘴，嘿嘿的說：「妹仔，這麼好康的雨最好永遠不要停。」

鳥大便真是一樣不可思議的東西，我原本以為鳥屎應該很令人討厭，但是我阿公住的村莊，每個人一看到綠色的大便雨來了，就像看到寶。整村的人都會帶著玉米、鍋蓋、電網，循著鳥屎，說是要上山慰勞鴿子的辛勞。阿公在還沒做走電的之前，不僅是慰勞團的基本團員，還曾經獲選好幾屆的團長，帶頭上山勞鴿。

每次阿公慰勞完鴿子的辛苦之後，都會順便帶幾隻迷路的鴿子回來。我問阿公，鴿子都是用飛的，有可能迷路嗎？那時阿公正在看鴿子腳上的腳環，準備打電話給鴿子的主人，要把鴿子送回到主人的手上，聽到我說的話，阿公就用電話敲我的頭，「把你的手砍斷好不好？」我說不要，痛死了，阿公就說，「那就對了，妳不會飛，都不肯把手砍斷，鴿子就算會飛，也是會迷路的。」

我沒看過像阿公這麼有愛心的人，後來我阿公好像因為太有愛心，連同迷路的鴿子一起被請去警察局接受表揚，而且一表揚就是好幾天。

我阿公從警察局回來的那天，我問他，「迷路的鴿子呢？怎麼沒有一起回來？」阿公臉色很難看，說，「牠們翅膀硬了，都飛走了。」那天阿公喝了很多酒，最後還爬上電線杆，大罵那群鴿子的主人忘恩負義。我從來沒看過阿公喝那麼多酒。酒醉的阿公最後還被漏電的高壓電電到，整個人倒掛在電線上一整夜，沒人發現。

大概是從那時候，我阿公身上開始流有電的氣味。

我阿公是個不可思議的人，在我還是個男生之前，我阿公經常指著我全身髒兮兮又破爛爛的衣服，說，「我做走電是工作，沒得選，但是汝一個好好的女孩，卻跟男生一樣整天爬電線杆，不像話。」我不太清楚我阿公到底想說什麼，因為阿公每次罵完之後，他就會想起他的衣服或工具還掛在村裡的某根電線杆上。阿公會用大手把我的

頭一轉，「你不做男孩子太可惜，」阿公指著村裡某一根電線杆，「看到嘍？」我點點頭，然後阿公就會像是拍打小馬那樣拍打著我的小屁股，說「趁你還是男生的時候，緊拿下來。」阿公說，不趕快把掛在變電箱上頭的東西拿下來的話，電線很容易短路，要是造成整村跳電的話，他就有得忙了。

於是，我變成一個歡快的小男生，又去爬電線杆了。

我阿公最講究情義，被高壓電電到之後，爲了感謝高壓電沒把自己電死，立刻做了走電人。做走電的，每年總是會電死那麼三五個人，遇到修大電塔的時候，那就熱鬧了，一漏電，就是像串烤小鳥一樣，電線上經常電死一串人肉棒。

但是說也奇怪，自從阿公在電線杆上喝酒醉，被高壓電電到之後，他就再也沒被電過了。

我媽懷我那年，走投無路，只好挺著大肚子回到屏東找阿公。我媽一見到阿公，立刻又怒又氣的放聲大哭，一聽到我媽哭，阿公表情古怪的說了句：「不過就是生孩子，放心，有我在。」我媽聽到阿公這麼說，不哭了，瞪了阿公一眼，說：「都是你，你要養！」

我媽生我的時候，阿公是站在電線杆上，透過窗戶，咧著嘴，看著我媽把我生下來的。阿公說，我剛生下來的時候真醜，身體黑黑焦焦的，像是被電火球燒過一樣，但是還好模樣長得很像他。

我媽把我生來之後，不知道是因爲我長得太醜，還是怎麼地，隔天一聲不響就跑了，把我一個人扔在屏東，不管我了。

後來，我是在阿公背上長大的。

我從來不知道時間是什麼東西，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應該幾歲了，我只知道剛開始的時候，阿公可以從我的重量感覺我一天天在長大，可是等到有一天，我可以從阿公的背袋爬出來，自己用雙手像隻猴子在電線杆爬上爬下時，阿公便認定我已經永遠長大了。

我沒有上學，當我長到應該要去上學的年齡時，隔壁的嬸嬸當著我的面，皺著眉頭對她丈夫說，「阿水的查某囡仔真可憐，全家亂亂來，害查某囡仔沒辦法報戶口，也

沒辦法去學校讀書。」那時我才知道自己已經到了該上學的年紀了。

沒辦法上學的日子，我就學阿公爬電線杆，不知道是不是遺傳了阿公不怕觸電的血液，我從來沒有被高壓電電過。

自從阿公自願地當上走電工之後，就不再去山上慰勞鴿子了。每年當村子裡又下起臭雨的時候，我會抬頭看著正飛過村莊上空的那群鴿子。那群鴿子必須飛過阿公家後頭的大武山，然後沿著山稜線直飛，飛過中央山脈，才能抵達他們出發的起跑點。

每一次想到這群鴿子必須非這麼遠才能休息，就覺得牠們很笨。這點我阿公比牠們聰明多了，因為阿公每次工作，都會在一大早拿著梯子，一邊跟鄰居抱怨自己命苦，年歲這麼大了，還要養孫女，然後一邊出門工作。鄰居的阿嬤、阿姨、叔叔，聽到我阿公這麼辛苦，都會跟我說，「妹子，妳阿公這麼辛苦養妳，妳大漢之後要多孝順阿公，知嗎？」我沒說好，也沒說不好，只是咧著嘴呵呵的笑。因為我知道只要我一轉身回家，就會發現阿公早就爬上村外的電線杆，沿著纜線一路走回家裡的二樓睡回籠覺去了。

我第一次發現阿公明明扛著梯子出外工作，一轉身又出現在家裡的床上時，就問阿公，不是去走電嗎？阿公說，「阿公是做走電的，又不是做苦力，」阿公敲敲他的腦袋，「走電是要靠腦子，不是靠力氣，要不然遲早被電死，知不知道？」我點點頭，又搖搖頭。

我覺得阿公講的話有他的道理，只是阿公走電的方式跟別人不太一樣，別人是只要上級下令哪個地方電路出現問題，無論再怎麼困難，都一定要趕到現場維修。但是阿公走電向來獨來獨往，而且不知道是走電的能力不好，還是能力太好，他走電的區域從沒走出屏東以外的地區。阿公說，做人不能貪心，光是屏東就夠他賺一輩子了，其他的，就留給別人賺好了。

阿公和別的走電工最不一樣的一點是，別人走電都是整天在大太陽底下，做工做到全身虛脫，但是阿公卻是每個月固定時間，在陰涼的樹下算別人給他的電錢，算到手軟。

阿公剛開始做走電的那幾年，村莊裡到處都聽得到大家叫「阿水」的聲音。阿水

是阿公的名字，只要一聽到有人叫他，阿公就會爬上電線杆，在電線上飛奔起來。

阿公說，這個村莊有沒有人情，看掛在門外的電表就知道。電表記量越低，人情味就越高，阿公賺的生活費也就相對越多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經常在夜晚被屋外電纜線發出滋滋的響聲給吵醒，其實不只是電流的聲音，就連老鼠在天花板尖叫的吱吱聲，都會把我嚇得不敢睡覺。大概是阿公走電走多了，我總覺得有那麼一天，會有一處正滋滋漏電的高壓電，等著阿公去走那麼一下。每次一想到有一天阿公可能出門走電，就不會再回來了，我就害怕的爬上二樓的窗戶，坐在電線杆上等阿公回來。

在等待的過程中，我會看見我和阿公居住的村莊上空，密密麻麻佈滿了電線，而且每一處電線交錯的地方，隨著從海邊吹送過來的海風，在暗夜裡滋滋的冒著紅色的火花，好像預備把整個村莊燒掉。

在高空中的電線上走電真是個奇怪的職業，這種隨時都有可能因為觸電而死亡的工作，為什麼還有人要做？照我阿公的話說，屏東太熱了，與其走在柏油路上被太陽曬死，不如做走電，說不定能沿著高壓電走到別的地方看一看。

我想阿公真的很適合做走電工，阿公在我十三歲的時候，對我說，「就是今日了，過了今日，妳跟妳媽一樣都是女人了。」阿公抱起我，把我從男孩變回女孩之後，捏著我的大腿，嘿嘿的跟我說：「妹子，做女孩子之後就會卡好命，不用再走電的了。」阿公說完，轉身就走，我拉著阿公，問他要去哪裡，阿公說，「阿公要去走電了，妳好好顧家。」「我也要去。」阿公說，「走電很危險，妳不准走了，再走下去，妳總有一天會被電死。」

從那之後，阿公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了。後來我一個人在屏東的小村莊長大，並且開始像個女人一樣的生活。有時候會有新的走電工闖入我家，提醒我是個女人的事實。日子過得很痛苦，我會抬頭看天空上飛過的鴿子，以及天空中交錯的高壓電。我以為總有一天，我會踩在交錯的高壓電上，離開這個城鎮，但是後來我才知道，高壓電除了通向死亡，其實並不通往任何地方。

| 原載於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

賞析：

李儀婷，東華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，現為耕莘青年寫作會駐會導師、政大少兒文創執行長。作品曾獲新聞局優良劇本獎，、中國時報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宗教文學獎、吳濁流文藝創作獎等榮譽。著有短篇小說集《流動的郵局》《10、個男人 11 個壞》、電影劇本《風雨中的郵路》、兒童讀物《快樂看中國》《快樂紅天狗》等。

小說〈走電人〉主角我，是個出生不詳，被媽媽遺棄，留在外公家長大的小女孩。小說藉著小孩天真的口吻，寫南臺灣屏東的風景氣候和人文景色。城市的電線都已地下化，但在屏東的鄉下，電線桿拉著電線村村相連到遠方，阿公在上面走來走去，看在小孩的眼中，像個神乎其技的能人異士；之外，阿公的愛心，又能延伸到解救迷路的賽鴿。而事實上，「走電人」阿工是個「偷電人」，「阿工走的電，是私電」；而善心的背後，其實阿公是擄鴿集團的一份子。阿公的經濟來源光靠偷電還不夠，另兼副業「擄鴿勒贖」。阿公「鋌而走險」的形象，深印在讀者心中。他在電線杆上高來高去，行走自如，而那「電表記量越低，人情味就越高，阿公賺的生活費也相對越多。」道出當地人生的風景，也說出下層人民悲哀的生活面貌。看似輕鬆詼諧的語調，言語間卻是一句句無法向人訴說的血淚辛酸。

從小女孩性別意識上的模糊，阿公工作的合理化，〈走電人〉是南臺灣燠熱天氣下，最深沈、令人窒息的孤寂風景。

品味時間：

1. 你去過屏東嗎？對那裡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？
2. 〈走電人〉一文中，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段文字？
3. 請分析故事中「阿公」的角色和個性，和自己的阿公有什麼不同？